

你我當為何事

憂慮？



前言

在後疫情時代的今天，人們心裡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性與不能掌握性的無力感，導致精神上無法控制的情緒負擔，已經成了許多人憂慮的根源。尤其是在末後的世代，各種社會問題、自然災害，以及國與國之間的矛盾與衝突更加劇烈且頻繁發生。憂愁，似乎已經成了現代人精神上無法移除的內建應用程式。因此，耶穌曾警戒門徒，不要憂慮吃什麼、喝什麼、穿什麼（太六25）。但，難道信了基督，受洗歸真之後，基督徒即可以過上無憂無慮的生活？「憂慮」兩個字，將從我們的生命裡永遠移除嗎？非也。保羅的書信甚至提到他刻意寫信給哥林多教會的信徒，讓他們感到憂愁（林後七8）。

這樣看來，難道保羅所做的，跟耶穌所傳的是相互牴觸嗎？當然不是！那到底身為基督徒的我們，該當為何事憂慮？又不當為何事憂慮呢？耶穌12歲那年，在聖殿裡與母親馬利亞的對話，正是給予我們的最高指導原則：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（路二49）。



以父事為念的憂慮

耶穌在世的日子，是凡事以父事為念而活的典範，是處處為神國之事而憂慮的表現。當祂看見那本應被尊為萬民禱告的聖殿（太二一13），因當時猶太人尊重人過於尊重神的悖逆之心（撒上二29），加上以敬虔為得利門路的手段下（提前六5），竟淪為人聲雜沓、買賣交易的鬧市時，祂立刻為神的殿心裡焦急，如同火燒（約二17）。在天父的殿被輕慢踐踏，又滿心憂愁百姓得罪神的情況下，耶穌憤怒的趕出殿裡作買賣的人，推倒兌換銀錢之人的桌子和賣鴿子之人的凳子，也不許人拿著器具從殿裡經過（可十一15-16）。

耶穌在這兩次潔淨聖殿中，這些看似非理性的瘋狂行徑，其實是深刻地體現出祂憂傷百姓犯罪，同時又急切地要潔淨聖殿的心。祂沒有在乎旁人的眼光，更沒有畏懼猶太人的權勢，因為祂是認識神，也只尊主為大的。祂確切地知道聖殿與賊窩，豈可以共處？就像光明和黑暗有什麼相通呢？（林後六14）。

但這樣看似行動力十足，勇往直前，不顧一切的耶穌，卻在客西馬尼園禱告時，對門徒說出：「我心裡甚是憂傷，幾乎要死」（太二六38）。此時祂的憂愁，仍然是起源於祂為了神救贖經綸的忠心。祂的肉體雖因軟弱而陷入深深的憂傷漩渦中；但謹守以父事為念的心志則將祂拉起，讓祂可以藉著禱告，祈求從上面加添的力量，以戰勝祂內心的恐懼，並克服即將面對那大而可畏的榮耀之路。主耶穌基督在世時活出的榜樣，正是保羅勉勵眾人所當行的：「我們若果顛狂，是為神；若果謹守，是為你們」（林後五13）。身為復興使徒時代之真教會的你我，亦當仿效基督耶穌凡事皆以父事為念的憂慮。

因餵養主羊的憂慮

耶穌在得著榮耀升天之前，繼續將這樣的使命交託給門徒。祂同門徒在海邊吃完早飯後，三次勸戒彼得要餵養祂的羊（約二一17）。就當主耶穌第三次問彼得，「你愛我嗎？」時，聖經記載彼得就憂愁了。這樣的憂愁，或許是他想起曾三次不認主的愧對之心；也可能是不解為何耶穌要不斷重複一樣的問題所產生的愁煩；亦恐怕是自己會再次食言而產生的戰兢。耶穌三次的提問策略，的確致使彼得產生憂慮，而造成情緒上的負擔。

可這樣的憂慮，在往後卻轉化成他屬靈上的正向動力。彼得只要想起耶穌的教誨，定會憂心惶恐再次讓主失望，進而時時警惕自己，要餵養主羊。他也可能會憂愁自己會像以前一樣驕傲而失足，進而謙卑順服，凡事都靠主得勝。果然在應許的聖靈降下後，彼得如耶穌所預言的，得著了天國的鑰匙（太十六19）。這把鑰匙，其實就是彼得放膽講道時所宣告的：「你們各人要悔改，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，罪得赦後就能領受聖靈，且要行在主道上以脫離彎曲的世代」（徒二38、40）。

同樣以基督的心為心的保羅（腓二5），亦仿效基督所行——不僅為神國的事憂愁，同時也教導信徒們要依著神的意思來憂愁，以致得救（林後七10）。因為保羅早已不只將信徒看成弟姐妹爾爾，更是以為父的心，為他在靈裡所生兒女們的信仰狀況（林前四14-15），不間斷地憂慮與代求。今天的我們，是否也願意盡忠地傳承我們的救主耶穌所託付的使命，用諸般的智慧，把各人在基督裡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，使萬人得救？（西一28）。

必得著永生的憂慮

若提及得救，我們也應當反覆深思並借鏡少年財主問耶穌得永生一事的教訓。耶穌要他遵守神的誡命，並且變賣一切來跟從祂。當那少年人聽見這話，就憂憂愁愁的走了，因為他的產業很多（太十九22）。從世界的角度來看，少年人很多的產業，是讓他得以高枕無憂的福氣；但世間的福氣，倒成為他在追求永生國度路上的絆腳石。少年財主雖有心追求神國，他甚至已經找到了可以指示他前往永生唯一路徑的耶穌。可在權衡世界的財富與跟隨耶穌之間，他最終選擇了叫人死的世俗憂愁，而非能帶領他進入永生，可以生出沒有後悔的懊悔之憂愁（林後七10）。

身為獨一真教會信徒的你我，應該時時以此事蹟當成驚駭的警戒。少年財主雖已見耶穌，但他在聽道後，仍選擇那落於「吃什麼、穿什麼」窠臼中的憂慮，即便他想得永生，但因為憂慮的方向錯誤，最終仍是徒勞，而非得救。

今天，在末世方舟的主內同靈們，也都像少年財主一樣，已聽見耶穌的真道，但我們各人選擇要活出怎麼樣的行為，才是定義我們是否仍能繼續保守在永生神國界線裡。就像天國家業的比喻中，那領五千與兩千的僕人（太二五14-30），他們被主人認定為既良善又忠心，不只是因為他們心裡有忠心，更是由於他們透過實際的行動，運用自己的才能，一心一意要為主人謀取最大的利益，而得以被肯定。

反觀我們在面對教會各項事務時，若只會胡思亂想而導致焦慮憂愁，卻又帶著鸵鳥心態般地不願面對與推諉，那不正像是既惡又懶的僕人一般，藉口主人是個嚴厲之人，便隨意把祂所交託的一千銀子，逃避責任似地埋到土裡，到最後就要被丟在黑暗裡哀哭切齒。惡僕無所作為的憂慮，與少年財主選擇的世上憂慮，都是世俗的憂慮，對於追求永生來說，毫無造就可言。唯有為得著永生所產生的憂慮，且選擇一心遵行主旨意的人，方可承受永生的國（太七21）。

結語

基督徒該有的憂慮，是依著神的意思憂慮。這樣的憂慮，是為神國的事而焦急的心，而非為世界上那些可朽壞之事與物所萌生的慾望。為了得著永生而產生的憂慮，並不是可以讓我們用來當成無所作為、逃避責任的藉口，反而是要將其轉換成積極的動力，點燃以父事為念的火熱之心，讓我們可以靠著應許聖靈所賜的不同才幹，忠心且良善地管理耶穌用祂寶血所贖來的教會——對內餵養祂的群羊，對外作耶穌的見證，直到地極。

